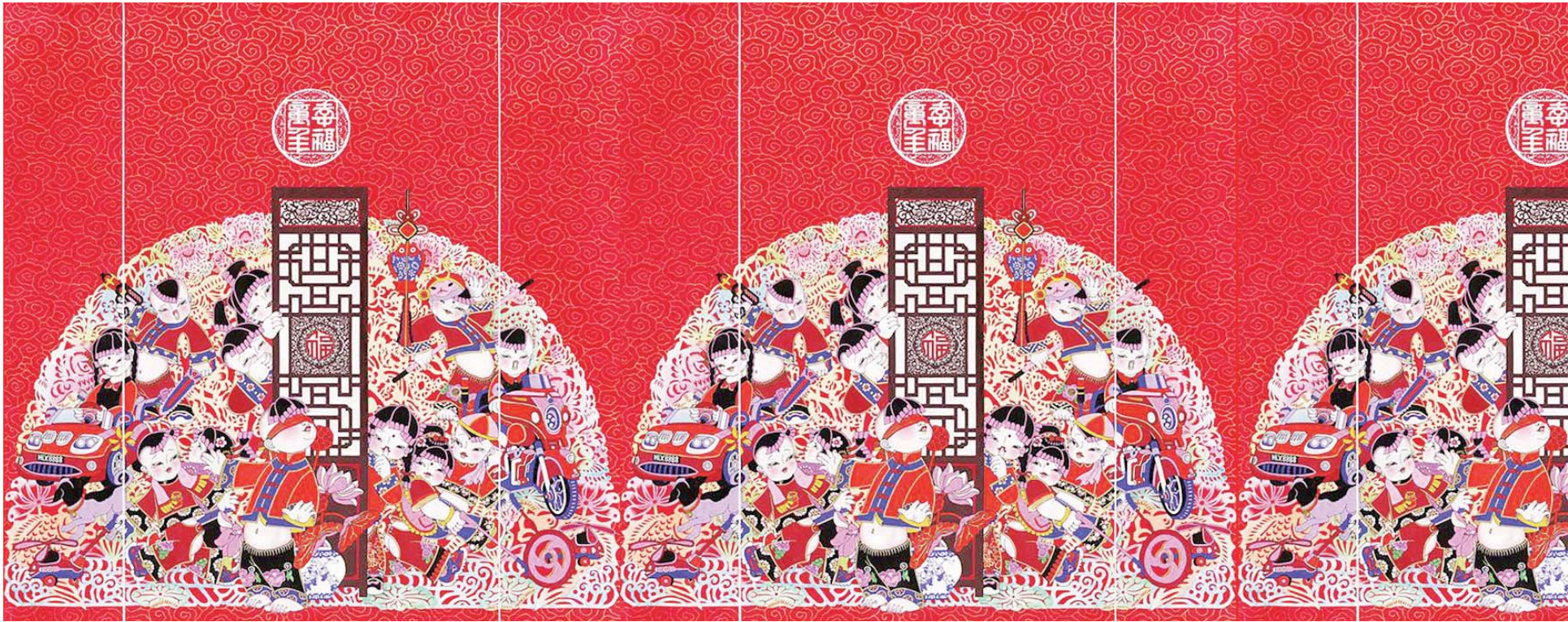




五十年前，我们农村的物质生活无疑是贫乏的，但是，过年的年味却十分浓厚。过了腊月二十三，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就数着日子进入备年时间。大人们开始掸尘、做豆腐、熬糖丝，家境稍好些的，还要杀鸡宰鹅，生产队也用那种大锅网，从鱼塘里捞出鲜活的胖头鱼，论斤称两，分给各家各户。我们小孩子，则动手做自己喜爱的玩具，男孩子做“火爆枪”，女孩子就缠着大人买“红灯笼”。

在众多的乡村年俗中，贴年画一直成为我记忆中的底色，每到农历新年将近的时候，那景象便会从记忆里浮出来，并在心头盘桓流连。

年画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少年时代，我并不知道年画的由来，后来读了点书，才知道，四川绵竹、山东潍坊、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每年的腊月，商店里、书店里就挂着各种各样的年画，有单幅的，有连环的；有人物的，有动物的，有现代的，有古装的；还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故事和人物。

单幅画有的是动植物，包括狮、虎、鹿、鹤、凤凰等瑞兽祥禽，梅、兰、竹、菊、牡丹等名花异卉，表示迎福纳祥的主题；有的是娃娃美人，多张贴在青年人的婚房中，以表达夫妻和美、早生贵子的良好愿望。我们乡下，把年画称为“花纸条子”，我们戏称一个人貌美，就说他或她像“花纸条子”，因为，那个时候年画上的红男绿女，都貌美如花。

联画一般是4幅或6幅一套，大多取材于历史事件、民间传说、文学故事，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白蛇传》、《牛郎织女》等。这种年画大多数是根据当时的电影画面剪辑下来的，分成许多方格形的小画面，下面还配有文字介绍，可谓图文并茂，类似于连环



年画是新年的报春花

何登保

画。连环画，也称小人书，那种印制粗糙的小人书，却是我们那时能读到的唯一课外书。比起黑白纯色的小人书，色彩缤纷的年画自然更令我们赏心悦目。

那个时候，我们农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家里没有钱买年画来装饰我们的生活，因为吃饱肚子委实比满足视听要紧迫得多。但是，我对年画是痴迷的，于是，总想积攒些零钱，到过年时到家里买几张年画。那个时候的乡镇，都有一个农副产品收购站，收购的物品种类繁多，其中一项是收购中药材。我家在山区，从春天到秋天，山上都有不同的中药材，我们从灌木丛中采摘柴胡、野菊，从深山中掏挖天麻、葛根，过后用心翻晒，晒干以后，送到收购站。收购站的大叔很尽责，很挑剔，我们用许多放学后的时间采来的山货，换来的往往只是几毛钱。这样的几毛钱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要买笔墨，要补贴家用，还要从中挤出些小毛票、小分币，积攒着到过年时买几张年画。

选年画，要先下手为强，先要买与过年相关的年画。比如，有一张年画上画着一条大大的鲤鱼，一个胖乎乎的小孩骑在鱼的身上，手舞足蹈着，年画的一角写着“年年有余”的字样。整个画面充满着活蹦乱跳的意味，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有的画虽然没有喜庆的意味，但因为充满着力量，也很受欢迎，比如“武松打虎”，画上的人挥舞铁拳，眉宇间满溢着昂扬的斗志，看着就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年靠近过年的时候，我和弟弟迎风冒雪，走到十余里外的山镇新华书店，商店里光鲜的年画都卖完了，只剩下两张，是当时并不怎么好看的电影连环画，叫《奇袭白虎团》，色彩不鲜亮，人物也呈金铜怒目之态，没有美感。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还是抖抖索索地从衣兜里掏出毛票和硬币，将它买下来。因为不是我们喜欢的年画，又加上归途风雪交加，那种灰暗的心情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

大年三十，贴春联和贴年画，是我和弟弟们最重要也最快乐的工作。那个时候贴年画，我们没有订书机，也没有专门的浆糊。我们先在锅里烧开水，再将麦面均匀地撒入水中，用长竹筷不停地搅和，自制成浆糊，我和弟弟们配合着，先将年画反铺在饭桌上，沿边缘小心地涂上浆糊，然后，选好墙上的位置，我站上板凳，把抹好浆糊的画一边凑近墙壁，一边问弟弟位置正不正，不断地挪移、校正，费力费心。年画太过单薄，墙面十分粗糙，我们得十分小心，才能将年画伏贴地粘在墙上。

我们家是茅草屋，低矮阴暗。但是，每逢过年，贴上年画，我家的屋墙跟我们一样，也穿上了崭新的衣服，烟熏火燎十分暗淡的堂屋就有了一

些光鲜。如果“飞雪迎春到”，雪花在门前幽幽地积成雪褥，瑞雪映照着年画，堂屋就更增添了鲜亮与明朗，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新年气象来。

大年初一的早上，乡下“拜门年”便开始了。所谓“拜门年”，就是男人们领着孩子，成群结队、挨家挨户拜年。每到一户，家主会给大人敬一根香烟，给小孩抓几颗自家制的泡米糖。我喜欢的不是家家户户发给我们的糖果，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年画。

在那个通讯和媒体都很落后的年代，没有电视，没有课外书籍，年画却为我们打开了外看世界的一扇小窗。我感觉，在看年画的过程中，我的文化水平在逐渐提高。

最早看年画，是学识字。我的父母都不认识字，他们绝没有当下父母对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担忧，上学之前，我们基本上也是不认识字的。上了小学，识字断字，但除了课本，没有其它办法来检测我们的识字量。年画倒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过年时候，读年画上的字，也读春联上的字，成为检测我识字量的重要途径。

后来，看年画，是为了讲故事。我们自己家的年画上有故事，别人家的年画上也有故事，我们已经超越了识字阶段，能够复述画上的故事。我们从年画中，知道了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里的铁梅、杨子荣、阿庆嫂，也认识了《西游记》中的丫鬟红娘、《白蛇传》中的书生许仙等，年画成了我们小时候重要的文学启蒙读物。《西游记》里的小神仙哪吒，脚上蹬着一副风火轮，大闹东海，他的天真与神勇成了我们少年时代的英雄偶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手持一把鹅毛扇，用草船借箭箭千枝，他的儒雅与智慧成了我们一辈子难以企及的理想人格。年画上的故事是有限的，但能打开我们的想像，追问画面以外的故事。比如看那个《红楼梦》的年画，我们就不明白，男儿身的贾宝玉为什么是个女孩子的装扮？看过《水浒传》的年画，一直很好奇，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以后，还会再闹向哪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从年画中，了解到判断美丑善恶的基本标准，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朴素的道德教育。在那个没有课外书的年代，这些年画，对我们贫乏的精神世界是一种补偿。

我们乡下人很看重“年”，许多名称与行为都与“年”联系在一起，除夕吃的是“年夜饭”，初一吃的是“年糕”；宰杀生猪叫“杀年猪”，购买用品叫“打年货”；甚至理发沐浴也叫“剃年头”、“洗年澡”。

因此，把“年”与“画”结合起来，就自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年画成为春节文化中物质与精神合一的共同表达，浸透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



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和信仰情结。年画是新年的报春花，过年贴年画不仅是为了装饰点缀，更是一种新景象的宣告，一种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期盼。

春节是一个充满温情与希望的节日，一年又一年，乡村的年俗在传承中变迁。

现在，我的家乡，拜门年的风俗还在，大年初一，老老少少，成群结队，从东家到西家，从何庄到王庄。每到一家，主人依旧是敬烟敬茶发糖果。从村民们恭敬的香烟中，能看出他们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我小时候，长辈们奉的烟是“大铁桥”“大前门”，以后逐渐是“佛子岭”“红塔山”，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软硬兼备的“大中华”了。乡亲们的住房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低矮的茅草屋在乡间已荡然无存，都建起了造型各异、宽大轩敞的小洋楼。

我也时常跟在人流中，感受着新年的喜乐。每到一家，我还是习惯性地环顾他们的客厅，希望能找到当年的年画，希望能重温小时候看年画的美好。可是，雪白的墙壁上，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年画。

我隐隐感觉出，缺少年画的乡村，那种醇厚、素朴的年味儿似乎消退了许多许多。

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年画，还能回归乡村吗？

蛇年赏“蛇联”

徐淑荣

2025年是农历乙巳年，巳的生肖属蛇，故称“蛇年”。在我国浩瀚的联海中，有不少嵌有“蛇”字的佳联妙对，蛇年赏蛇联，不仅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而且横生妙趣，其乐融融。

“呈坡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者。”这是广州真武庙里的一副楹联。传说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遇赦北归，路过广州时在真武庙里见道家所供奉的真武帝君，旁塑龟蛇像各一尊，栩栩如生，便触景生情，将“龟蛇”写入联内。

明代的兵部尚书于谦幼时才思敏捷，一日穿着红衣裳上学堂，在骑马过桥时，恰与太守相遇。太守望着他吟了一句：“红孩儿，骑马过桥”；于谦随口对道：“赤帝子，斩蛇当道。”下联引用赤帝子刘邦斩蛇的典故相对，文字和内容都很贴切，太守听了大为惊异，对小于谦的才华大为赞赏。

明末清初，江苏才子吴亮与友人尤安同游山水。吴亮出一上联：“卧是坐，行是坐，立是坐，坐是坐”，尤安对出下联：“坐也卧，行也卧，立也卧，卧也卧”，且说道“我的谜能吃掉你的谜”。原来，他们对的是一副谜语联，谜底是青蛙和蛇。

河南郑州五龙峰极目阁，为黄河名胜区旅游景点之一。登上极目阁，远眺黄河日出，河水之汹涌，尽收眼底，阁内悬有一联：“赤日悬空，烟送远山飞鹤鹭；黄河奔腾，气吞高峡走龙蛇。”全联气势磅礴，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观其形。

“西望关中，百战十年空鸟兔；北临绵上，千秋一例感龙蛇。”这是山西介休韩信祠

内的一副对联，以典譬言，怀古抒情，既对汉初名将韩信当年的赫赫战绩极为推崇，又感叹韩信遭遇之不幸。

清代刑部尚书吴典，有一年回故里省亲，专程到一家曾资助过他赶考的小饭铺谢恩。临别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面似银蛇盘中舞，饿如玉兔笼上卧。”从此，小饭铺顾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

相传清朝道光年间，四川才子刘乃香拜访工于文学的举人李元度，二人作对，分别以老子李耳骑青牛西游和刘邦斩蛇起义的典故自报姓氏，自我炫耀。李元度出上联道：“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刘乃香立即对出下联：“斩白蛇，入武关，高祖氏刘。”由于他俩的联句亦真亦谐，颇见艺术魅力，故成趣话，流传至今。

“王者命自天，谁敢化蛇挡道；英雄居此地，何妨搔虱谈兵。”这是太平天国名将陈金刚在贵县书写的一副军营联，显示了对敌对势力的极端藐视与对自己力量的充分自信。

清联家梁恭辰撰《巧对续录》中载有一短联：“蛇吞象，鸡啄蚌。”此为一副借助形象来进行比喻的巧对。上联喻指人之贪心不足，俗语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这个意思；下联用鸡嘴被蚌夹住隐指不能开口。联语巧排俗谚，比喻生动形象。

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有趣的蛇联。如“白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乌龙卧壁，身披万点金星。”传说一天甲到乙家去玩，见乙家点着



白蜡烛灯，触景生情出此上联。乙思考了好久也对不出来，情急中发现了墙上挂着的一杆秤，顿时喜出望外，终于对出了下联。“七鸭游湖，数数三双一只；尺蛇出洞，量量九寸十分。”这是化整为零的数字联，对得非常巧妙：上联的“七”和下联的“尺”都是整数，它们化零后便成了“三双一只”和“九寸十分”了。

“蛇行瑞气增春色；人展宏图壮国威”“旧岁龙标金榜去；新年蛇献玉珠来”“金山漫水双蛇舞；绿野春归百鸟鸣”“大泽龙伏藏远志；莽原蛇蛰蕴生机”，则是蛇年常见的通用春联，颇有趣味。



春联集锦：

龙腾盛世 蛇舞新春

袁孝友

欢度春节

海晏河清歌盛世；国强民富庆新年

朱善云

满棚春色

已把寒凉排度外；还收红绿在胸中

杨传连

福至春归

蛇珠献瑞阜城秀；燕尾裁春渭水欢

胡传宏

一元开泰

万象昭苏

舜日千秋芳节至；尧封万里太初临

史红雨

美丽六安

青山绿水红土地；古韵新风碧云天

傅晓爱

爱我中华

江山永固黎民福；岁月长安禹甸春

陆秀红

锦绣前程

心驰万达凭吾说；春满双河引众兴

周海兵

恭贺新春

竹梅邀雪送祥福；庭院挂灯迎瑞年

洪祖美

瑞景祥和

龙驭和风临盛世；梅红岁首悦民心

徐有亭

和美乡村

甄岗村里香樟绿；八卦泉中蜜水清

彭德和

国家富强

家国情怀千古颂；民生德政万人歌

解林

格物致知

笈起惊雷惊笔端；室盈贵气是书香

杨绪银

瑞满皖西

新春入股长三角；盛世红跑大六安

倪进科

四季长安

龙蛇共舞三阳泰；莺燕齐鸣六合春

张家田

大好春光

龙蛇交替呈祥瑞；梅雪相邀献早春

张兆田

辞旧迎新

龙吐明珠辞旧岁；蛇含金宝贺新春

周月友

称心如意

春风快递双春至；乐事常随百乐生

王炜

万象更新

蛇摆挥彩山河璨；龙脉生辉岁月康

余彬

雅庭生瑞

墨池香霭花间露；茗鼎烟浮竹外云

王国信

辞旧迎蛇

龙年盛景千般好；蛇岁宏图万象新

甘本正

普天同庆

瑞雪才飘金缕曲；祥云已抱画堂春

胡开发

天铺瑞象

红联书就千行锦；紫燕衔回万里春

周卜安

春满人间

龙蛇共舞千山秀；鸾凤齐鸣六地安

王霞

喜迎新春

登枝喜鹊欢声唱；抒影梅花傲雪开

张琳

迎新接福

金蛇狂舞福添彩；瑞气升腾喜映门

鲍丽

花开富贵

春描国色雍容貌；笔走龙蛇锦绣篇

张丹凤

气象万千

春光灿烂莺啼序；柳色清新鹤踏枝

樊冬枝

辞旧迎新

龙腾辞岁家家好；蛇舞迎春处处新

孙淑贞

福瑞临门

龙舞祥云春序启；蛇腾瑞气福门开

阎玉彩

和风时雨

瑞雪婆娑招景气；东风浩荡载祥

李必胜

吉祥如意

吉羊共庆辉煌日；蛇岁同奔锦绣程

陶中信

前程似锦

龙腾盛世年年好；蛇舞新春步步高

潘正欣

四海同春

龙舞山河辞旧岁；蛇腾瑞气启新程

（六安市诗词学会 六安炳烛诗书画联谊会供稿）